

施 济 美 小 说

凤

虹 影 丛 书

仪

园

名
誉
主
编

冰心

主
编

柯灵



民
国
女
作
家
小
说
经
典

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施 济 美 小 说



凤

仪

园

编

选

盛

晓

峰
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
虹 影 丛 书
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

施 济 美 小 说
风 仪 园

编 选 盛晓峰
责任编辑 谷 玉

装帧设计 姜 明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开本 850×1092mm 32 开 插页 4
字数 143,000
版别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书号 ISBN 7-5325-2316-0/I·1176

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
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
印张 7
印数 1—6,000
版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13.40 元

□ 序 □ 言 □

朽 灵

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社会的影响,绵延浩邈,几乎与中国的历史等长,而其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,也就是妇女受难史。尽管如此,大公无私的缪斯女神并不曾忽略对女性的关注,在那样沉重的命运压抑之下,也没有扼杀女性绚烂的文学才华,只要我们略举几个名字,例如蔡琰、李清照、朱淑贞、陈端生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武则天是女皇帝,不是作家,但她也赋有强烈的文学细胞,从她的政治敌人对她公开讨伐的檄文中,能够撇开杀伤力极强的凌厉词锋,用文学眼光欣赏其中的文采,认为不用这样的人才是朝廷的失职。古今中外的统治阶层中,不乏雄才大略之伦,有这种雅量的,还不见有第二人。

女性文学世界的真正形成,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中。毅然割舍经过几千年千锤百炼,公认为“至善至美”的文言,而引用“引车卖浆”者流的大白话来作文学这样精致的上层建筑工具,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。——就文论文,是否有必要对文言采取如此坚壁清野的策略,属于另一论旨,此处姑置不论,因为这场革命太重要了,是中国现代化工程必不可少的工序。发起和参与这场启蒙运动的,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先知、先驱、战士,而其中有不少女性,如陈衡哲、谢冰心、凌叔华、冯沅君、黄庐隐、苏雪林等等,就在这先进队列中。

白话文运动发生在古神州大陆,酝酿期却延伸到大洋彼岸。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揭竿而起,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,却遭到周围朋友的反对,感到很孤独,唯一表示同情的是一位女留学生,胡适称之为“最早的同志”,那就是陈衡哲。她第一篇白话文学试作《一日》,发表于1917年《欧美学生季报》第一期,比现代文学史公认的新文学短篇小说开山之作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还早一年。

也许我们还可以把年历倒转十轮,回顾一下在1907年慷慨成仁的女革命家秋瑾。她风神俊朗,是美人胎子,又是女诗人。她的吟咏多出于一时感兴,不是呕心沥血之作,她用白话文写的《敬告姊妹们》,是一篇政治宣言,却写得酣畅流利,锦心绣口,个别精彩的段落,完全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白话美文。

从1917年到1949年,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第一个自然段,三十而立,已经成人了。女性文学世界和新文学是

浑然一体,同步成长,也已亭亭玉立。文学是作家人格、个性与心灵的感应,女性文学自有女性的特点,大而化之,按时间流程划分,第一代如陈、谢、凌等,以及稍后的林徽音(可惜她留下的作品不多),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,还是清末的遗民,有的留学海外,浥欧风,沐美雨,或多才多艺,或作家而兼学者,格调高雅清婉,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“五四”新姿。第二代如丁玲、石评梅、白薇、沉樱、谢冰莹、杨刚、萧红、罗淑、草明、赵清阁、罗洪等等,由于世情鼎沸,国是蜩螗,襟袖渐染风霜,笔端时见忧患,有的直接投入左翼运动,献身理想。第三代登场,已在抗日烽火之中,情况颇为特殊。在沦陷区上海,出现了影响大小不同的女作家群落,竞爽一时。杨绛海外归来,蛰居“孤岛”,以两部清新优美的喜剧创作初试锋芒,已俨然大家气象。张爱玲惊才绝艳,造成“张迷”无数,至今绵延不绝。苏青把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一语标点轻轻移位,变成“饮食男:女人之大欲存焉”,轰传一时,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,发为感慨:“我想想,我家连一枚钉子,也是我用我自己的劳力换来的,可又有什么意思呢!”(大意)由此可见其风格。称为“东吴女作家”群中,施济美可为代表。北平沦陷区,则有著名的梅娘,当时与张爱玲并称,曾有“南玲北梅”之说。

人事代谢,世代更新,“五四”的灯火辉煌,左翼的风云叱咤,抗日的血肉纷飞,转眼都成陈迹,而文苑岁月悠悠,女性文学世界的一代风华,有如雨过天青,彩虹横空,依然历历在望。

谚云“红颜薄命”,古代才女,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

奇苦。现代才女,也好不了多少。境遇坎坷,婚恋失意,才情横溢,生命苦短,不过是平凡的社会性悲剧,表明美妙的乌托邦还很渺茫,“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最不幸的,是满腔热血,投身革命,却被列名另册,放逐蛮荒,再回头已百年身。有的还不明不白,赔上了性命,不像封建时代的革命党秋瑾那样,活得轩昂,死得壮美,如诗、如骚,可歌、可泣。二十年代即已成名的陈学昭,到过赛纳河,饮过延河水,垂老还戴过“右派”帽子。三十年代的左翼女诗人关露,抗战中奉派打入敌伪阵营,成为一匹特洛伊木马,处境险恶,外界不明真相,目为民族败类,弄得声名狼藉;胜利后不但无功,反而以此涉嫌获咎,晚境困苦。梅娘受尽折磨,白头才得苏息。施济美守身如玉,本身的恋爱故事,缠绵悱恻,也逃不了“文革”大劫。……倘有当代学人,秉大公心,奋春秋笔,写一部“现代女性文学史”,以文事为经,人事为纬,史事为后景脉络,纵横奥丽,荡气回肠,一定大有可观。

令人鼓舞的是,现在中国女性文学,已如春草怒茁,绿遍天涯。不但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俊彦辈出,卓有声誉的女作家、女诗人、女学者,足迹已遍于全球。她们的视野、感觉、人生体验、呼吸的空气都是新的。她们避免了重蹈前人的历史轨迹,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我们女性文学世界的前辈,当年筚路蓝缕,开荒播种,犹似玉树临风,现在至少已是祖母级人物,老成凋谢,健在者寥若晨星。“五四”元老中,只有冰心老人硕果仅存。一代典范,如岭上青松,历经霜欺雪压,高风劲节,愈见峥嵘。苏雪林老人,已到了百岁高寿,现在台湾,新写

的自传已在大陆问世。让我们为她们深深祝福,并向曾
为女性文学作出贡献与牺牲的前辈致谢致敬。

1997年8月16日

□ 编 □ 选 □ 说 □ 明 □

世纪回眸,如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一番新的审视,女性文学的崛起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,女性写作的逐渐成熟,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,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,海内外研究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日趋活跃,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。

但是,由于历史的原因,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作家作品的挖掘、整理和出版还很不如人意。有鉴于此,我们编选了这套既为专业研究拾遗补阙,又可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的“虹影”丛书,自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九年止,在小说创作上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均在我们遴选的范围之内,不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,一些长期被忽视、被冷落但小说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则予以优先考虑。尽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,除

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,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,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佚文。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,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,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。每种选集之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导读文字,简要介绍该作家的生平、行谊和艺术成就,对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如何定位,也发表一家之言。

丛书的编选整理,基本援用作家首次发表或结集首版中的作品,严格尊重原作,保留白话文草创时期和作者的习惯用语;同时,还进行多方核对、引证,改正原刊的各种排印讹讹,以期有别于目前一些出版物翻印旧籍,不作丝毫整理的粗率作风,为新文学作品的更好流播,作一些严谨的基础工作。

“五四”的新文化运动,给二十世纪的文学带来了蓬勃的新生命,同时也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的繁荣创作。她们以丰富的生活体验、深邃的人生思索、多姿多彩的笔触,倾注着对文学对生活的挚爱;她们的创作从稚嫩而渐丰满而渐成熟,犹如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风雨,冲破了几千年的沉闷,而终于横空出世,幻化出绚烂缤纷的七色彩虹,放射着一种生命的美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这道辉映着女作家们创作生命的彩虹,仍然投影于文学创作的苑囿之上,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着不可割裂的影响,而且我们相信,她们所贡献的才华和付出的艰辛努力,必将成为值得后世景仰的壮伟风景。我们将丛书取名为“虹影”,其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。但愿我们

这套丛书能成为这道“虹影”的缩影，让今天的读者尽可能真切地再睹半个世纪前的那道绚丽风景。

陈子善

1997年7月13日于上海

□ 遭 □ 际 □ 凄 □ 楚 □ □ 情 □ 思 □ 悲 □ 艳 □

四十年代的上海,有一批活跃于文坛的女性写作者,她们都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或东吴附中,较著名的有程育真(程小青之女)、郑家瑗、杨绣珍、汤雪华(胡山源之寄女)、俞昭明、施济美等,人们称为“东吴女作家”。其中施济美的作品最多,影响最大,在当时沪上文学界享有盛誉。现在许多人对当年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可能不太熟悉,因为从五十年代起,施济美执教于中学,专心教育事业,文坛再不见其踪影了。

其实,从抗日战争起,施济美一直笔耕不辍,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,受到读者的欢迎,被誉为沪上才女。

施济美(1920—1968),浙江绍兴人,小名梅子,曾用笔名方洋和梅寄诗。施济美十五岁来沪就读于培明女中高中部。193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东吴大学经济系。

施济美早在读中学时就开始写作,大学时期,课余继续笔耕。1942年大学毕业,正值日寇进入租界,家庭经济陡然变得困难。有人介绍她去一家待遇优厚的保险公司工作,但当她获悉公司是日本资本,就一口回绝。她明确表示,决不到日本人或汉奸投资的公司工作,宁愿去当薪水菲薄的中学教师。

由于施济美有一些干抗日地下工作的朋友,因此,施济美也成为日本特务的注意对象。1944年5月的一天,日本宪兵终于到施济美执教的正中女中去逮捕她,幸亏事先得到消息,施济美隐居到中学同学俞昭明在苏州的家中,才免遭敌手。

俞昭明有个弟弟叫俞允明,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,因为俞昭明的关系,施济美和俞允明不仅相识,而且相恋了。但是国难当前,俞允明毅然辞别高堂、姐姐和恋人,到武汉大学去读书,一边抗日,一边求学。武汉沦陷后,武汉大学师生又流亡到四川乐山。不久,迁乐山的武汉大学遭日机轰炸,俞允明不幸遇难。施济美在沪闻讯,悲痛欲绝,以至终身未再婚嫁。凄楚哀婉的遭际,忠贞不渝的爱情,充分反映在施济美的作品中。

施济美写作早期就蜚声文坛。从孤岛时期到抗战胜利后,其小说和散文就曾在《万象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幸福》、《紫罗兰》及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发表。她的作品受到当时广大读者喜爱,上海许多杂志都因刊有施济美的作品而销数大增。她的散文,记人记事,情文并茂,或微言讽谏,或追忆旧梦。她写的小说,想象丰富,意境幽邃,没有媚俗的题材,没有粗陋的描写,一个个动人的故事,往往结局

悲婉凄凉,充满着淡淡的哀愁。但这确也是施济美真情的流露。读者从施济美的作品中,可以看到她的敏捷才思和清丽文笔。

1947年,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施济美的小说集《凤仪园》;1948年,上海大地出版社又出版了施济美的另一本小说集《鬼月》。《凤仪园》收集了《小三的惆怅》、《三年》、《凤仪园》等十二篇小说,《鬼月》收集了《悲剧与喜剧》、《鬼月》、《十二金钗》等四篇小说。施济美的小说都是虚构的,但小说中人物的感情却是真实的。要说哪篇小说有点儿真人的影子,当数《小三的惆怅》,小说以施济美的小妹为模特儿,以幽默的笔触写书中人物对小动物“缠绵悱恻”的感情纠葛,是作者仅有一篇喜剧式作品。至于《三年》、《凤仪园》、《悲剧与喜剧》、《鬼月》等篇什,都是凄伤感人的爱情故事。其中《凤仪园》可说是施济美的代表之作。小说以苏州一座私人庭园——凤仪园为场景,写一位清贫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在凤仪园里当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,后来同孩子的母亲,也就是凤仪园的主人产生了爱情,女主人公是一位寡妇,美丽而才情横溢,但是比那位大学生长许多岁,自然不会有圆满的结局,只有哀伤地分离。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活,性格刻画生动,没有任何庸俗描写,只有浪漫的情调和美的艺术氛围。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寄托了许多情思和感喟,写作技巧上有出色的表现。

作为中短篇小说集的《凤仪园》出版后,在一年内再版而三版,销数高达两万余册。接着施济美写长篇小说《莫愁巷》,约二十万字,在香港出版,还改编为电影,由朱

石麟导演,李清、陈娟娟任主角。

施济美的作品像是华彩乐章,作者情思凄艳,感情深挚,令四十年代的上海读者为之倾倒。

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,施济美同许多作家一样,受到残酷迫害,人格受到侮辱,含冤抱恨,于1968年5月8日自缢身亡,十年浩劫后方得平反昭雪。

作为一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女作家,文学史家们应该对她的存在给予一定的关注。此次“虹影”丛书(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)选入其作品,就是希望能对这种关注有所推动。

盛晓峰

1996年9月

目 录

序言(柯灵)	——①
编选说明(陈子善)	——①
遭际凄楚 情思悲艳	——①
小三的惆怅	——①
鬼月	——⑩
悲剧与喜剧	——③⑤
三年	——⑤③
十二金钗	——⑨①
凤仪园	——①⑤②

□ 小 □ 三 □ 的 □ 惆 □ 怅 □

我想应该先介绍一下本文的几个重要角色：主人翁是我的三妹小三，配角是一群小动物，而小猫小狗尤居首席。

小三因为排行第三，从小叫惯，长成也就懒得改口；如今已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，然而，她那种爱动物的脾气，我敢说：就是等她老到七八十岁也改变不了。可不是吗？春天忙养蚕，秋天忙捉蟋蟀，夏天更是忙不过来，叫哥哥，知了……甚而至于萤火虫，只差没把蚊子苍蝇也装在笼子里饲养起来。此外，年年买小鸡买小鸭，她总是第一个起劲，可惜不知是小三与鸡鸭无缘？还是鸡鸭无福消受小三的深恩？凭她怎么“鞠躬尽瘁”，到临了鸡鸭总是“死而后已”。除了这，在我回忆里记得最深刻的：就是她四岁的时候，盘腿坐在假山石上，一手拿了个洋铁罐儿，另一手伸出那又肥又短的手指头，去拈那砖头缝里的西瓜虫，直到装得满满一罐儿才肯罢休。天啊！这种先